

语文
新课标
阅读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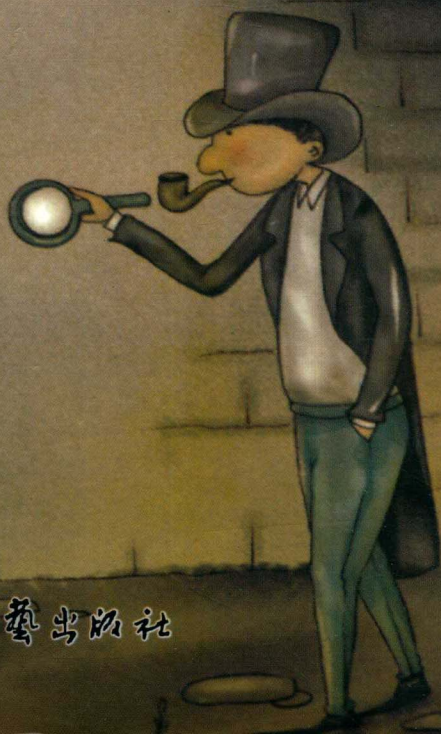
教育部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

Adventures of
Sherla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[英国]阿·柯南道尔/著

一生必读的世界经典名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教育部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

Adventures of
Sherla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[英国]阿·柯南道尔/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集/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A.)著.—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(2010.5重印)

ISBN 978-7-5387-1506-4

I. 福… II. 柯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I 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(2009)第 085652 号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作 者 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A.)

出 品 人 张四季

责任编辑 赵 岩

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

电 话 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

网 址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30 千字

印 张 12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
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3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常年法律顾问:戴松叶(举报电话 13501151303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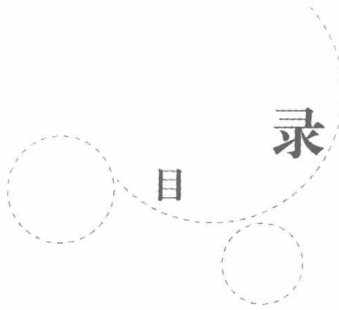
导

读



福尔摩斯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塑造的著名侦探形象。他热衷于侦破案件,倾注全部身心,案件发生时,他殚尽竭虑,夜以继日地思考案情;需要行动时,他不分昼夜地赶赴现场,不顾自身的安危,他不怕困难,越是扑朔迷离的案件,他越是迎难而上。福尔摩斯的形象鼓舞着人们与邪恶和犯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。本书选取了福尔摩斯侦破的几件奇案,这几件奇案充分展现了案件侦破过程中的惊险、曲折,吸引读者感同身受地随同福尔摩斯历经艰险、挫折、失败直到成功。





录

目

- 
-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/1
马斯格雷夫礼典/16
海军协定/31
诺伍德的建筑师/60
六座拿破仑半身像/79
第二块血迹/97
硬纸盒之谜/119
临终的侦探/136
三个同姓人/151
劳瑞斯顿惨案/164
警察兰斯的叙述/173
沙漠中的旅客/179
- 



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

我婚后不久，在帕丁顿区买了一个诊所，诊所是从老法夸尔先生那儿买下来的。老法夸尔的诊所的业务曾有一个时期很红火，可是由于他的年龄大了，精力不好，又加上一种疾病的折磨，他的诊所来就诊的人渐渐少了。这是因为，人们都极自然地遵守一条原则：医生必须自己是健康的，才能把病人治好；如果连自己的病都治不了，人们自然不相信他的医道了。因此，我的这位前辈身体越差，他的收入就越少。当我买下这诊所时，他的收入已经从每年 1200 英镑降到 300 多英镑了。但是，我对自己正当壮年精力充沛的身体颇为自信，坚信不用几年，这个诊所的生意就会和以往一样红火了。

开业后三个月里，我一直忙于治病，见到歇洛克·福尔摩斯的次数很少。由于我抽不出时间，我就没有到他那里去，而福尔摩斯除了侦探业务的需要，很少到外面去。六月的一个早晨，吃完早饭，我坐在椅子上读《英国医务杂志》，忽然听到门铃响了，接着传来我那老伙计有点独特而高亢的说话声，这让我很感意外。

“啊，亲爱的华生，”福尔摩斯迈着大步走进房内说道，“见到你很高兴！我想，‘四签名’案件中尊夫人受到的惊吓，现在一定完全康复了。”

我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俩都非常好。”

“我希望这样，”他坐到摇椅上说道：“尽管你要照料你的病人，可我要提醒你千万别忘了我们小小的推理方法。”

“正好相反，”我回答说，“就在昨天晚上，我还把我的笔记又读了一遍，并且将它们分类进行了整理。”



“我相信，你不会认为那些资料的整理就到此为止了吧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盼望这样的经历越多越好！”

“假如今天就去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呀，要是你愿意，咱们今天就去吧。”

“到伯明翰那么远的地方，你能去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就听你的。”

“你的诊所让谁干呢？”

“这好办，以前我邻居有事外出，我就替他行医。他正想还我这份人情呢。”

“是吗，那太好了！”福尔摩斯向后仰靠在椅子上，他的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我，“我发现你最近身体不怎么好，夏天里感冒总是让人厌烦的。”

“上周我患了重感冒，我三天都没出门。现在，我已完全好了。”

“不错，看起来你很健康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我生过病的？”

“我的好伙计，你清楚我的经验。”

“那么，又是靠你的推理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福尔摩斯自信地说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看看你的拖鞋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我穿的那双新漆皮拖鞋，“你到底是怎样……”我刚要说，福尔摩斯抢先在我面前开口说开了。

“你的拖鞋是新买的，你买来没几个星期。可是我发现冲着我这边的鞋底都烧焦了。起先我还以为是鞋弄湿了后，在火上烘干时烧焦的。但是鞋面上有个小圆纸片，上面写着店员的代号。若是鞋子沾过水，这代号纸片早就没了。因此你一定是靠着炉子烧焦了鞋底。一个人若是无病无灾，在六月份这样潮湿的天气里，怎么会去烤火呢？”

和福尔摩斯所有的推断一样，事情一经他的解释，一切看起来极其简单。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在想什么，他笑了笑，现出有点嘲讽的意味。

“我这么一解释反而显得多余了，”他说道，“只告诉结果不讲原因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怎样，准备到伯明翰去吗？”



“当然去了。讲讲这桩案子好吗？”

“在火车上我再把经过讲给你听。我的委托人在外面四轮马车上等着呢！你能抓紧时间吗？”

“稍等一会，”我赶忙给邻居留下一张便条，跑到楼上向我妻子说明后，就赶到门外石阶上追上了福尔摩斯。

福尔摩斯朝着隔壁门上的黄铜门牌点头示意说：“你的邻居也是一个医生。”

“不错，他同我一样，也有一个医疗所。”

“他那个医疗所以前就有吧？”

“和我的一样，房子一建成，两个诊所就建成了。”

“是吗，你那边来看病的比较多。”

“你说的对。你怎么看出来的呢？”

“我是从台阶上看出来的，我的朋友。你家台阶比他家的磨损得厉害。请允许我介绍一下，马车上这位先生是我的委托人，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。哎，车夫，快些跑吧，我们得准时赶上火车。”

我坐在派克罗夫特先生对面，他是一个身材高大、气宇不凡的年轻人，表情真诚坦率，他的小胡子有点卷曲，戴一顶大礼帽，穿着一套整洁而朴素的黑衣服，这让我们一眼就瞧得出他原来是那种聪明机灵的城市青年，他们属于“伦敦佬”的那一类人，英国最有威名的义勇军团，就是由这类人组成的；在英伦三岛中，这一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比别的阶层都多。他那红润的圆脸庞上很自然地带着喜悦的神情。可是他嘴角下垂，这暗示着他有一种异样的悲伤。可是，直到我们坐在头等车厢，在赶往伯明翰的途中，我才知道他碰到的麻烦事。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才来请歇洛克·福尔摩斯帮助的。

“我们的旅程得需要一小时十分钟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，你说的那些事情很有趣，请你再讲详细一些，让我的朋友听听。这对我也有用。华生，这桩案子可能有些味道，也可能没有。不过，至少能带给我们所喜欢的那种离奇、荒诞的特征，现在，派克罗夫特先生，我请你开始吧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用那双闪光的眼睛望着我。

“这件事情让人窝囊的是，我似乎完全上当了。尽管从表面看起来没有上





当,但我知道已经受骗了。不过,若是因这件事情丢了饭碗,我就啥都没了,那么我真是傻透了。华生先生,我不善言辞,我把经过尽可能详细地说说。

“我以前是在德雷珀广场的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供职,不料今年春,我们就卷入委内瑞拉公债案,直到今天我还是极度失望。商行破产了,全部二十七名职员都解雇了。我在那里勤恳工作了五年,老考克森给了我一份评价很高的鉴定书。我四处找活,可是许多人同我处境一样,很长一段时间我无事可作。我在考克森商行每周有三镑的收入,我大约蓄存了七十镑,我就是靠这点积蓄维持生活,但不久就用光了。我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,几乎连应征广告的回信信封和邮票都买不起。我不停地往返于公司、商店之中,上下楼梯把靴子都磨破了,可是我的工作仍是没有着落。

“这时,我听说龙巴街的一家大证券商行——莫森和威廉商行有一个空缺。可以这样说,你们或许对伦敦东部中央邮政区的情况还不太了解,我可以告诉你,这是伦敦一家最富的商行,只能通过信函应征招聘广告。我把我的鉴定书和申请书都寄了出去,并没抱多大希望。没想到我竟收到了回信,信上说,如果我的仪表符合要求的话,我礼拜一就可以任新职。谁也不知道怎么选中了我。有人说,可能是经理把手伸到一堆应聘书里,随手抽出一份。不管怎样,我被幸运地选中了,我高兴极了。工资起初是一星期一镑,职位和我在考克森商行一样。

“现在我就要说到这事的蹊跷之处了。我住在汉普特街附近的波特巷 17 号的一个寓所。还有,就在我被任用的那天晚上,我正在抽烟,房东太太进屋时拿着一张名片。上面写着‘财政经理人阿瑟斯·平纳’。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,而且我想不出他找我做什么。可是我还是请他进来坐一坐。他是中等身材的人,黑头发、黑眼睛、黑胡须,鼻头上发着亮光。他走路轻捷,说话急促,看上去像个珍惜时间的人。

“‘你是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吗?’他问道。

“‘是的,先生。’我答道,拉过一把椅子让他坐。

“‘你以前是在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上班吗?’

“‘是在那儿,先生。’

“‘做的是莫森商行新录用的书记员吗?’

“‘没错。’



“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听说你在管理帐务方面颇有能耐，并有许多不凡的业绩。你记得考克森的经理帕克吧，他对你总是赞不绝口。”

“他能这样说，我感到特别高兴。我在工作上一向勤勤恳恳，从未想过别人称赞我。”

“你的记忆力很不错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还可以。”我谦虚地回答道。

“你没工作以后，对商情还关注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的。我每天清晨都要看看证券交易所的牌价表。”

“你真是热心呀！”他大声喊道，“这才是敬业之道呢！你不反对我来问你一个小问题吧，请问埃尔郡股票价是多少？”

“一百零六镑五先令至一百零五镑十七先令半。”

“新西兰的统一公债呢？”

“一百零四镑。”

“英国布罗肯·希尔恩股票呢？”

“七镑至七镑六先令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他举手欢呼道，“这和我了解的行情一样。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你到莫森商行去当书记员，真是大材小用了！”

“你想想，他那狂喜的样子让我纳闷。‘啊，’我说道，‘别人可没这么想，平纳先生。我找份差事可难了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。’

“先生，别这么说，你理应飞黄腾达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对你的才能非常重视。我给你的职务和收入，还配不上你的才干，但和莫森商行相比，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。请告诉我，你准备什么时间到莫森商行去上班？”

“下礼拜一。”

“哈，哈！我想你根本不要去那儿，别去了。”

“不去莫森商行上班？”

“是呀，先生。因为到那天你会成为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，这家公司在法国城乡有一百三十四家分公司，此外，在布鲁塞尔和圣雷莫还各有一家分公司。”

“这让我吃惊不小。‘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？’我说道。



“‘这很有可能。公司的资本是向私人筹集的，一直在悄悄忙碌运行着，生意不错，根本不需要做宣传。我兄弟哈里·平纳是创办人，他是总经理，也是董事会的一员。他知道我在这儿交游甚广，让我帮他找一个有潜力，年轻而又年薪不高的小伙子。帕克找到了你，于是我今晚特地来看你。我们开始只给你较低的年薪，五百镑。’

“‘一年五百镑！’我都不敢相信。

“‘不，这只是在开始的时候，除此之外，凡是你的销售商完成的营业额，你都可以从中提取百分之一的佣金。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，这可比你的薪水还要多。’

“‘我对五金一点不通呀。’

“‘没什么，我的朋友，你精通财会呀。’

“我的精神高涨，连椅子都坐不稳当了。可是，突然一个疑问涌上来了。

“‘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我对他说，莫森商行只给我一年二百镑，可莫森商行是稳定的。说实在的，我对你的公司不了解……’

“‘说得对，实在精明！’他看起来喜形于色，喊道，‘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你是不会被人劝服的，这很好。看，这是一百镑的钞票，若是你愿意成交，那你就把它当作预支收入吧。’

“‘行，我愿意，’我说道，‘我什么时间去任职呢？’

“‘明天一点到伯明翰去，’他说道，‘我口袋里有一张便条，你可以拿着它去见我兄弟。你可以到这公司的临时办公室科波莱森街 126 号乙去找他。当然，你的上任必须要得到他的认可，但这件事很不成问题的。’

“‘说实话，我真不知怎样来感谢你，平纳先生。’我说道。

“‘我的朋友，没什么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可是你必须办清楚一两件小事，这不过是手续上的事。你手边有一张纸，请你在上面写上：我完全自愿担任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，年薪不少于五百镑。’

“我照他说的做了，他把这张纸条放进口袋里。

“‘还有一件小事情，’他说道，‘你对莫森商行的事如何应付呢？’

“我把莫森商行的事差点忘了。‘我写信辞职就可以。’我说道。

“‘我不希望你这样做。你知道，为你的事，我和莫森商行的经理争执过。



我去打听关于你的事，他相当无礼，责问我为何要把你从商行骗走等等。我忍不住地说：‘若是你要用有才能的人，就应当给他们优厚的收入。’他说：‘我们把他从贫民窟中解救出来，他一定会领我们的低薪，也不会去拿你们的高薪。’我说：‘我和你赌五个金镑，若是他接受我们的聘用，那么你就不会再听到他的音讯了。’他说：‘走着瞧吧！我一定会赢的。’他就是这么说的。’

“‘这个无礼的家伙！’我喊道，‘我们从未谋面，我为何非要他照顾不可呢？若是你不愿意让我给他写信，我自然不想写了。’

“‘好！就这样吧！’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，‘好，我很高兴替兄弟找到了你这样有才干的人。这是你的一百镑预支薪金，这是那封信。请把地址记下来，科渡莱森街 126 号乙，请记住约好的时间，明天下午一点钟。朋友，晚安，祝你一切顺利！’

“这就是我能记起的两人谈话的全部内容。华生医生，你可以想象，我为交了这样的好运有多么高兴。我暗自庆幸，半夜了还未睡着。第二天我乘火车到了伯明翰，因而我有充足的时间去赴约。我把我的行李放在新大街的一家旅馆里，然后，我就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去寻找了。

“我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一刻钟，可是我想，这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。126 号乙是夹在两商店中间的一个通道，尽头是一条弯曲的石梯，石梯的尽头有不少套房，租给一些公司或自由职业者当办公室。墙上写着租户的名牌，却没有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名牌。我惊恐地站了一会儿，想弄明白整个事件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，这时，过来一个人向我打招呼，他很像昨晚我见到的人，同样的身形和嗓音，可是胡子刮得很光，头发的颜色也比较浅。

“‘你是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先生吗？’他问道。

“‘是的，’我说道。

“‘呀！等的正是你，你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点。我今天早晨收到我哥哥的一封来信，对你很是夸赞。’

“‘就在刚才，我正在寻找你的办公室。’

“‘我们上周刚租到这几间临时办公室，由于工作繁忙，我们还未来得及挂公司的招牌。请你跟我来，我们把公事谈谈。’

“我随他走上高楼的最顶层，就在楼顶的石棉瓦下面，有两间空荡荡、满是





尘埃的小房子,里面既无窗帘,又无地毯。他领我进去。我注意到屋里只有一张小桌子、两把松木椅子和一个废纸篓,哦,在桌子上放着一个帐目本,这就是全部的摆设,除此之外,什么都没有,这和我想象中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、干净整齐的桌椅、一排排的职员在忙碌地工作等情景一点也不一样。

“‘请别泄气,派克罗夫特先生,’我的新伙伴看出我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,说道,‘罗马城也不是一天建成的,我们资金雄厚,但从不在办公室里摆阔气。请随便坐,把那介绍信递给我吧。’

“我把信交给他,他特别认真地看了一遍。

“‘我哥哥阿瑟对你的印象很深刻,’他说道,‘我明白他知人善任,而且不会看走眼。他很信赖伦敦人,而我信赖伯明翰人,但这次我接受了他的建议,你已被正式录取了。’

“‘我的工作是什么呢?’我问道。

“‘你的工作是管理巴黎的大货栈,把英国产的陶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法国的一百三十四家代售店。我们这个周就会备齐这批货,在这几天内你要在伯明翰做些有用的事。’

“‘干什么呢?’

“他没有回答我,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很大的红皮书来。

“‘这是一本巴黎工商行的名录,’他说道,‘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行业的名称。你把它带回去,把五金商行的名字和他们的地址都抄下来。这对我们大有帮助。’

“‘一定照办,但为什么不用分类表呢?这样会省去好多时间。’我建议道。

“‘这些分类表不可靠。他们的分类和我们的不一样。快点抄吧,请在礼拜一十二点把单子交给我。派克罗夫特先生,再见。若是你继续表现得热情而能干,你会了解公司是一个好的东家。’

“我夹着那本大书回到旅馆,心里感觉矛盾重重。一方面,我已被正式录用了,而且我的兜里还装着预支的一百镑的薪水;另一方面,这个办公室很不像样,公司也没有招牌,以及其他一些让人一目了然的情况,这使我对东家的经济情况印象不好。可是,不管怎么说,我拿了人家的钱,就得坐下来抄录。整个星期日我都在埋头苦干,可是到了礼拜一我才抄到了字母H。我就去找我的东家,最后



在那间像是被洗劫过的屋子里找到了他。他对我说要一直抄到礼拜三,然后再去找他。我到星期三也没抄完,又苦干到星期五,就是昨天。于是我把抄好的东西带去交给哈格里·平纳先生。

“‘很是谢谢你,’他说道,‘我可能把这项任务的艰难低估了。这份单子对我很有用。’

“‘我花了很多的时间,’我说道。

“‘现在,’他说,‘我要你再抄一份家俱店的清单,这些家俱店都出售瓷器。’

“‘好吧。’

“‘你在明天晚上七点钟来我这儿,告诉我你工作的进展情况。望你别太过于劳累,忙碌了一天之后,你到戴斯音乐厅去听两个小时的音乐,这对你是有益处的。’他说这话时带着笑容,我一瞧,吓得毛孔都竖了起来,因为他嘴里左上边第二个牙齿上胡乱地镶着金牙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高兴地搓着两只手,我有些惊讶地望着这个遭难的年轻人。

“华生医生,你觉得好奇怪,”他说道,“我把当时的情况解释给你听,我在伦敦时,答应那人不再去莫森商行,他就笑逐颜开,我无意中看见他的第二个牙齿上胡乱镶着金牙。这两个地方我都看到了同样的金牙,声音和形体一样,只有那些可用剃刀或假发掩盖的地方才有不同。因此,我敢断定,他们“哥俩”其实是一个人。也许人们会想到双胞胎的兄弟可能长得相似,可他们绝不可能在同一个牙上镶上一样形状的金牙。他很有礼貌地把我送出来,我来到街上,真不知怎么办。我回到旅馆,在凉水盆里洗了头,费尽心思想这件事。他为什么要让我到伯明翰来呢?他为何比我早到呢?他又为何自己给自己写同一封信呢?想来想去,这些事让我太伤脑筋,怎么也搞不明白。后来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,在我看来一团迷雾的事情,对福尔摩斯可能易如反掌。我正好赶夜里的火车到城里,今天一早,我就赶来拜访福尔摩斯先生,并请你们二位同我一块到伯明翰去。”

这位股票经纪人的书记员谈完他的经历后,我们都没吭声。后来,歇洛克·福尔摩斯瞅了我一眼,向后仰靠在座垫上,脸上显出一种满足的神情,又像是一个品尝家饮进一口美酒一样。

“真有趣,是吗?华生,”他说道,“这里面有些地方让我很有兴趣。我们到



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临时办公室去拜访一下平纳先生吧,对咱俩来说,那一定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经历。”

我问道:“我们怎么样才能见到他呢?”

“这很简单,”霍尔·派克罗夫特兴奋地说,“我就说你俩是我的伙伴,没工作想找个事做,这样,我带你们见见总经理不就可以了么?”

“行,这样可以,”福尔摩斯说道:“我愿意见这位绅士,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。我的朋友,是什么让你能够想到这么好的主意?或许会……”他说到这里,他啮咬着指甲,有些茫然地瞧着窗外,一直到我们到达新大街,他没再说一句话。

这天晚上七点钟,我们三个走到科波莱森街那家公司办公室所在地。

“我们来得早也白搭,”我们的委托人说道,“很明显,除了他和我约好时间来这里之外,这房间是空着的。”

福尔摩斯说:“这挺让人费解。”

“哎,你们看,在我们前面走的就是他呀。”这位书记员喊起来。

顺着他的所指,我们看到一个穿着干净、身材短小、长得黑黑的人在街边匆忙地走着。我们看见他时,他正从满是马车和公共汽车的大街穿过,向街边卖晚报的小孩子买了一份报,而后拿着报纸,走进门里。

霍尔·派克罗夫特喊道:“快跟我来,他进去的就是那个办公室,我会把事情办得轻松些。”

我们随他一块爬到五楼,来到一间房门虚掩的房间前,书记员轻轻敲了敲门。里面传出请我们进去的声音。我们进去时,看到一个空荡荡的,没有什么摆设的屋子,和派克罗夫特说的一样。在街上看见的那个人正坐在仅有的一张桌子旁,那张晚报放在桌子上。他抬头望我们时,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极其难过,仿佛碰到了生死关头时极度害怕的样子。他的额角冒着汗珠,脸就像死鱼肚子一样白,两眼圆睁,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书记员,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,我们从我们委托人惊讶的脸上看出,这决不是他老板平常的神情。

霍尔说:“平纳先生,你的脸色很不好!”

“嗯,我有些不舒服,”平纳舔了舔干燥的双唇,竭力让自己心平气和起来,“你带来的两位先生是干什么职业的?”

“我来介绍一下,这位是伯明翰·哈里斯先生,那位是本地的普赖斯先生,”



我们的委托人机灵地答道：“他们是我的朋友，都有着丰富的经验，不过他们没工作了，希望能在公司里找点事做。”

“可以，怎么不可以！”平纳脸上挤出一点笑容，而且提高嗓门说：“我们会为你们尽可能地着想的，哈里斯先生，你有什么特长吗？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我是一个会计师。”

“不错，我们正需要一个会计呢，普赖斯先生，你的专长呢？”

“我是一个书记员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们公司会尽可能地聘用你们，我们会通知你们。现在呢，我想安静安静，你们先走吧。”

他说这话时嗓门特大，像是很不耐烦。福尔摩斯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霍尔·派克罗夫特朝桌前走近了一步。

他说道：“平纳先生，你可能忘了，我是来这儿听候你的吩咐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，派克罗夫特先生，是这样，”平纳的腔调显得较沉稳，“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你的朋友也可以等一会儿，若是你们有耐心的话，三分钟后我一定听候你们的吩咐，”他有礼貌地站起身，朝我们点了点头，从屋子另一端的门走了出去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福尔摩斯小声地说，“他是不是逃跑了？”

派克罗夫特答道：“不会吧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那扇门通里面的房间。”

“有没有出口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里面有家具吗？”

“昨天里面还没有。”

“那么他在里面做什么呢？这桩事情真让我不明白，这个叫平纳的家伙是不是吓呆了？到底什么事把他吓得乱哆嗦呢？”

“他肯定以为我们是侦探。”我提醒道。

“会是这样的。”派克罗夫特大声应和着。

福尔摩斯摇了摇头。“我们走进屋里时他已经脸色惨白了，他不是见了我



们才吓成那样的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有可能……”这时套间门那边传来一阵响亮的“嗒嗒”声，福尔摩斯止住了要说的话。

“他怎么自己在里面敲门？”书记员喊道。

敲门声又传了出来，比刚才的还响。我们都抱着等待的心情盯着那扇关着的门。我瞅了福尔摩斯一眼，看到他脸色严肃、异常兴奋地前倾着身子。突然里面又传来一阵低低的喉头发出的咕噜声，接着又是一阵打击木器的咚咚声。福尔摩斯猛地往前冲去，撞击那扇门。门已从里面闩上了。我们同他一样用力地撞门。门的合叶断了一个，接着又断了一个，然后门砰地一声倒了。我们冲进里面的房间时，发现屋里没人。

我们一时都愣住了，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发现靠近屋角还有一个门。福尔摩斯奔过去把门推开，看见地板上扔着一件外衣和背心，门后的挂钩上挂着法国中部五金公司的总经理，他用自己的裤子上的背带绕着脖子自尽了。他的膝盖弯曲着，脑袋被挂得同身体成了一个可怕的角度，他的脚后跟仍咚咚地敲着木门，原来是这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我立刻抱住了他的腰，把他举起来了，福尔摩斯和派克罗夫特把那有弹性的裤子背带解下来，背带早已勒进了他的皮肤里。我们把他弄到了外间。他躺在那里，脸色土黄，青紫的嘴唇随着他微微的喘息而抖动着，样子和五分钟前大不相同，非常吓人。

“华生，你看他还能活过来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我弯下腰，对这人进行检查。他的脉搏跳动缓慢并时而停下来，可是呼吸越来越长，他的眼帘在微微抖动，白白的眼球露了出来。

我说道“他原来危在旦夕，但现在已经活过来了。请把那扇窗户打开，再把凉水瓶递给我。”我解开他的衣领，往他的脸上倒了些凉水，然后给他做人工呼吸。“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。”我从他的身旁挪开，说道。

福尔摩斯双手插在裤袋里，低着头站在桌旁。

“我现在就找警察去，”他说道，“他们过来后，我们就把这桩案件交给他们。”

“唉，我还是弄不清楚，”派克罗夫特挠着头，喊道：“无论他们把我叫来做什么，可……”

“哼！现在一切都很明白了！”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，“重要的这是最后的突